

敦煌碑铭赞辑释

郑炳林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碑铭赞辑释

郑炳林

(甘)新登字第04号

责任编辑：黄 强
封面设计：吴 祯
版式设计：康力平

A COLLECTION OF INSCRIPTIONS,
EPITAPHS AND EULOGIES FROM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敦煌碑铭赞辑释

郑炳林

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平凉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8.5 字数475,000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

ISBN 7-5423-0365-1/K·31 定价：平16.50元
精20.50元

K870-6/1

敦煌碑铭赞及其有关问题

敦煌本碑文、墓志铭、逸真赞等人物传记资料是敦煌文书中重要文献之一。从蒋斧《沙州文录》开始，学术界已开始注意到这部分文书的重要性。陈祚龙《敦煌铭赞小集》、《敦煌真赞研究》、《敦煌古钞碑铭五种》等辑录了相当量的墓志铭、逸真赞^①，唐耕耦、陆宏基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在前人辑录、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辑录^②，共收录这类文书一百零五篇，若去掉混杂于其中的都僧统帖及建窟发愿文、题记等，约有九十余篇，这是目前见到收录最多、最完整的辑录。但唐耕耦等辑录存在一些不足：其一，收录不全，如P2482、P2970、P2991、S289、P3518、S1523、P3770、P2021号等大量重要碑铭赞文书都没有收录进去，使人无法从他们辑录中看到敦煌碑铭赞的全貌，运用这些文书研究时深感不足。其二，这个辑录没有注意到各卷碑铭赞文书的相互关系。且P2913、P3556、P4660号等卷文书辑录中，省略前部残缺部分，失去互相拼接的可能性，无疑是很大的不足。所以，编辑整理出全部敦煌碑铭赞文书，是学术研究的迫切要求。基于这种原因，我们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着手编著《敦煌碑铭赞辑释》，历时三年，方才撰成。辑录碑铭赞文书四十七卷，一百三十五篇。其中碑文三十二篇（重出五篇）、墓志铭八篇、别传一篇、逸真赞九十四篇（重出三篇）。就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敦煌文书中关于碑文、墓志铭、逸真赞等人物传记资料都收录进去了。

敦煌碑铭赞文书，上起于唐初的《常何墓碑》写本，下迄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李存惠墓志铭并序》，前后约360年的历史。除第一篇为唐初中原传抄本外，其余大部分集中于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从圣历元年(698)《李君莫高窟佛龕碑并序》(P2551)起，记载敦煌地区约300年左右的历史。碑文集中于吐蕃统治前后到张议潮、张淮深任归义军节度使时期，记载这一时期敦煌历史比较详细。而逸真赞以归义军时期的晚唐五代为主，前期(晚唐)简略，五代以后渐少，以五代时期的逸真赞记载详细，史料价值较高。敦煌碑铭赞所记载的敦煌历史、敦煌人名名僧的事迹，正史或其他文献中记载甚少，或者根本没有记载。敦煌其他类文书中保存有大量与之相关的资料，我们撰写这部书时，注释中利用了这些资料，补阙拾遗，以弥补碑铭赞的不足。

下面就碑铭赞文书中有关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关于碑铭赞文书的相互关系问题

敦煌碑铭赞文书共四十七卷，这些卷子之间有无联系，这是我们在整理这类文书首先注意到的问题。P4660《敦煌名人名僧逸真赞汇集》第一篇仅存两残行及撰写题记：“(前缺)……门亲号□，遐迹□□，绘生前之……于时龙纪二年庚戌二月□□柴叶记。”粘连在这篇之后的是唐悟真撰《金光明寺索法律逸真赞并序》。P4986唐悟真撰《杜氏逸真赞并序》后部残缺，有两残行：“奈何妖丧，交祸所钟，……告凶，……影像，想歿后之遗踪。”两卷拼合，成为一篇首尾完整的《杜氏逸真赞并序》，残缺部分全部可以释读出来。其中“恸”、“告”、“之”、“龙纪”只有拼合后才能释读出来。P3726《释门都法律京兆杜和尚写真赞》虽然独成一篇，从抄写字体、撰写年代及P4660号排列特点推测，这篇写真赞当先粘连于P4660号卷末，后分裂为单独一卷。P4010号与P4615号的拼合，《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伯希和劫经录》：“4010，残文十行。似为传志，言及索靖，盖

其人姓索氏。背另一残文，三行。”我们最初认为P4010号残文十行是敦煌名族志残卷③，后来在整理碑铭赞时，重新推敲这十行残文，发现原来的看法有问题，应是功德记残文。P4615号，王重民曰：“4615，太子变文（背面释子文）。”从原卷缩微胶卷底片看，太子变文之后，有《李端公讳明振墓志铭》一篇，中部下半行及尾部皆残缺。背面残文，黄永武定名为《墓志》④。P4010号残文十行末尾一行前半部残缺，后半部为：“□朝散大夫黄府”，P4615号《墓志》首行仅存前半行：“池之妙，高皇祖哲，随”，两卷拼合，语句前后正好衔接：“千岁留踪，但仰临池之妙，高皇祖哲，随朝散大夫，〔大〕黄府校尉，守龙勒府长……”，由之而考证出这篇并非墓志，而是《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记》残卷。P4010号另一面乃是铭文三行，序文数字，与P4615《李端公讳明振墓志铭》拼合之后，序文末尾一行基本完整可以释读：“繁云，球故揭其大□，□防陵谷之变，铭曰”。其中“防陵谷”三字，只有两卷拼合后才能释读出来。P4010号与P4615号的拼合，才使这两篇价值更高，记载更为完整。P3630《阎会恩邈真赞并序》末尾题记后半部残缺：“于时大梁贞明九年岁次癸未五月乙巳朔□（后缺）”，P3718号第一篇《张明集写真赞并序》前有残题记半行：“□三日丁卯题”。两卷拼合后，题记完整：“于时大梁贞明九年岁次癸未五月乙巳朔廿三日丁卯题。”据甲子推算，五月一日乙巳，廿三日丁卯。其中“廿”字只有拼合后才能释读出来。由些可证P3630号与P3718号原属一卷，后分裂成二卷。P2970《阴善雄邈真赞并序》无撰写题记，荣新江判定为931年后不久所撰⑤，但我们从P2482号及S289号撰写特点看，当时敦煌地区在人死了以后到埋葬前（七天之内），必须请人撰写一篇邈真赞和一篇墓志铭，往往连抄在一起，连抄时邈真赞在前，墓志铭在后。因墓志铭中记有篇主卒年，所以邈真赞后无题记。P2482号首篇《阴善雄墓志铭并序》记载阴善雄于

清泰四年八月十日卒，由此看来，P2970号与P2482号原属一卷，P2970《阴善雄邈真赞并序》撰写时间当在《阴善雄墓志铭并序》撰写的同时完成的，荣新江判断有误。P2482号末尾《汜府君图真赞并序》存篇额两行：“晋故归义军节度内亲从都头兼左厢马步军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济北汜府君图真赞并序”，以下残缺。P3268《邈真赞并序》一篇^⑥，前部残缺，仅存序文后半部分及赞文，从赞文“选金注籍，马步知厢”，“位沾都首，荣班幕将”，当指内亲从都头兼左厢都知兵马使；又从抄写字迹看，与P2482号诸篇相同，显系一人抄写。故P2482《汜府君图真赞并序》与P3268《邈真赞并序》为一篇分裂所致，中间亦有残缺，不能直接拼合，然两卷相接，汜府君生平事迹基本明了。这些拼合，使我们由此得知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使其本身首尾连贯、内容完整，有利文书的定名和利用。

二、敦煌本碑文与莫高窟营建

敦煌本碑文主要是功德记碑的抄本，有部分碑文的原碑或拓片至今仍保存下来了。如P2551《李君莫高窟佛龕碑并序》、P3608、S6203、P4640《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P4640《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等。但其中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这些碑文抄本就显得更为珍贵。敦煌文书中的这些碑抄是关于敦煌莫高窟部分洞窟营建过程和塑画内容记载资料，大部分碑文所指的洞窟都可以考证出来。

按照当时敦煌的习俗，每建一窟都要竖碑记事，颂扬功德。虽然目前大部分原碑已看不到了，但由这些碑文抄本可得知其大概，由碑文的记载可以推断敦煌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和时代背景等。

现将碑抄与相应的洞窟表列如下：

卷 号	卷 名	窟 洞	备 注
P2551号	《李君莫高窟佛龕碑并序》	第332窟	原碑竖于此窟前室南侧，碑已毁，仅存一大块。内容亦相符
P3608号 P4640号 S6203号	《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	第148窟	碑今竖于此窟前室南厢，洞窟内容亦与碑文相符
P4640号	《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		
P4640号 P2021号 S530号	《大唐沙州释门索法律义辩和尚修功德记碑》（又名《索法律窟铭》）	第12窟	此窟有索义辩供养像题记
P4640号 P4638号	《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又名《阴处士碑》）	第231窟	此窟有阴嘉政父阴伯伦及母索氏供养像题记
P4640号	《翟家碑》	第85窟	此窟有翟法荣供养像题记
P4640号	《吴僧统碑》	第365窟	此窟有吴洪辩发愿文，洞窟内容与碑抄相符

卷 号	卷 名	洞 窟	备 注
P3720号 S5630号	《张准深造窟功德碑》	第94窟	壁画底层有张议潮、张议潭、张淮深等供养像题记，洞窟方位与碑抄记载相符
P3564号	《莫高窟功德记》	第36窟	壁画内容与碑文相符合
P2641号	《莫高窟再修功德记》	第379窟	前室壁画内容与碑抄相符
P2991号	《敦煌社人平咄子等宕泉建窟功德记》	第147窟	参马德《敦煌遗书莫高窟营建资料浅论》⑦
S2113号	《马德胜宕泉建窟功德记》	第97窟	洞窟方位与碑抄记载相符
P2641号	《观音院主释道真修龕短句并序》	第129窟	洞窟方位与序文记载相符，然壁画中无道真供养人题记。参马德《敦煌遗书莫高窟营建资料浅论》

三、墓志铭及其有关问题

敦煌本墓志铭仅发现八篇，有李明振、张淮深、阴善雄、罗

盈达、张氏、刘金霞、李存惠等人的墓志铭，陈祚龙《敦煌铭赞小集》、《敦煌古抄碑铭五种》并校录其中七篇^⑧。其中《张淮深墓志铭》历来倍受学术界重视，墓志铭称张淮深“政不遇期，竖牛作孽，君主见欺，殒不以道”，由此得知张淮深是在归义军内部政变中被杀的，但发动这场政变的是何人，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一种认为是索勋，一种认为是张淮深之庶子延思、延嗣和张淮鼎。目前仍无统一的看法。P4621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残文十七下半行。第一行：‘都督上柱国周忠孝’，盖为周忠孝写经跋文。”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定名为《都督周忠孝墓志》，本卷书写工整秀丽，文辞尔雅。原文曰：“（前缺）都督上柱国周忠孝……原王，风云诞秀，岳渎……经天之景运，……妃，蹈礼居谦，韞七诚……德以申规，柔训溢于……资忠奉国，尽孝承家，媛……千古，弟子早违，……夺……露之感，随日月而逾……弥痛，爰凭法镜……三千部，豪分露彩，还……递叶贯花之典，半字……枝小枝，并契三明之……□万灵扶，……祇园（后缺）”。据《新唐书·高宗纪》、《新唐书·外戚传》、《旧唐书·高宗纪》、《旧唐书·外戚传》、《资治通鉴》等，武则天父武士彟曾历任工部尚书，利州、荆州都督，进封应国公，贞观九年卒，赠礼部尚书，谥曰定，累赠司徒。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之后，高宗显庆元年改封为周国公，咸亨时赠太尉、太原王。本卷的另一抄本在敦煌文书也发现了，P2385《释门应用文范》：“（前略）伏惟先考工部尚书荆州大都督上柱国周忠孝公赠太尉、太子太师、太原王，风云诞秀，岳渎毓英，赞纲地之宏图，翊经天之景运。先妣忠烈夫人太原王妃，蹈礼居谦，韞七诚而乘裕；依仁践义，总四德以申规；柔训溢于丹闱，芳徽映乎彤宫；资忠奉国，尽孝承家；媛范光于九区，母仪冠于千古。弟子早违严荫，已缠风树之哀；重夺慈颜，倍切寒泉之慕；霜露之感，随日月而逾深；恭藜之悲，终天地而弥痛；爰凭法镜，庶展

荒衿。奉为二亲敬造《妙法莲花经》三千部，豪（毫）分露彩，还符甘露之门；纸散花编，递叶贯花之典；半字满字，同开六度之因；大枝小枝，并契三明之果。伏愿先慈传辉慧炬，托荫禅云；百福庄严，万灵扶护；临玉池以濯想，践金地以游神；永步祇园，长承轮座。（后略）”两卷文字完全相同，由此可证王重民、黄永武定名皆误。周忠孝，非人名，乃武士護的赠爵。《新唐书·外戚传》：“高宗永徽中，以士護仲女为皇后，故崇赠荊州都督、司徒、周国公。咸亨中，加赠太尉兼太子太师、太原王。……后临朝，尊为忠孝太皇。”周国公，《旧唐书·外戚传》作周忠孝王：“及则天立为皇后，追赠士護为司徒、周忠孝王。”《旧唐书·高宗纪》咸亨元年九月“闰月壬子，故赠司徒、周忠孝公士護赠太尉、太子太师、太原郡王。”《资治通鉴》亦作周忠孝公。周国公即周忠孝公。《旧唐书·高宗纪》武士護夫人杨氏，咸亨元年九月卒，“赠鲁国夫人，谥曰忠烈。闰月壬子，……赠鲁国忠烈夫人赠太原王妃。”P4621号，乃武则天为其父母写经发愿文^⑧。

四、邈真赞及其有关问题

邈真赞，又作写真赞、图真赞、真仪赞、邈影赞、彩真赞，或简称作赞。其义相同。邈，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邈，貌，就是描画，……‘邈’字原来应该作‘貌’。‘貌’的本义是容貌，转成动词，作图写容貌解，读作入声。”陈祚龙、荣新江等辑录中一律改“邈”作“貌”。P3627《王陵变》：“诏太史官邈夫人灵在金牌之上。”P3697《捉季布变文》：“白土拂墙交（教）画影，丹青画影更描真。”所以，“邈”字原义应直解作描画。从敦煌邈真赞来看，“邈”与“写”、“图”义相同，“真”乃容貌。敦煌文书中，没有以“貌”来代替“邈”的情况，也说明“貌”不包含“邈”的整个含义。若画像时敷之以彩，又名彩真赞。按照当时敦煌风俗，每画像，必请人

题赞，备述主人翁功德业绩。敦煌本邈真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邈真赞，按照写作时间可分为生前所撰和死后所撰。敦煌文书所出的生前写真赞并不多：P4660《都僧统唐悟真邈真赞并序》：“耳顺从心，色力俄衰。”赞撰写于广明元年（880），而悟真卒于895年。P3718《张良真生前写真赞并序》：“龄当八九，晓悟幻化之躯；愚慕真宗，妙达一如之理；每念聚散有限，变灭将临；四蛇不顺于胸怀，二鼠暗吞于己体。时乖刻像之侣，家亏千子之用。倏俄寿尽，复恐世仪有之。偶因凋瘵，预写生前之容，故命良工，爰绘丹青之貌。”《阎子悦生前写真赞并序》：“龄当八九，风疾才牵，……否泰有时，运殒将临，俄恐祭礼有之，遇（偶）因凋瘵，以写生前，遗影家庭，丹青仿佛。”《刘庆力和尚生前写真赞并序》：“时乃年逾知命，要门万行粗圆，四大不顺于躬怀，扰疾俄经于岁月，病颜转炽，去世非遥……值因凋瘵，预写生前之仪，故召良工，乃就丹青之绘。”从这些记载看，这些人或年事已高，或疾病在身，以防死后祭礼有亏，故事先请人画像写赞。大部分邈真赞撰于死后，若没有特殊情况，约在七日之内。

邈真赞若按其用途来看，可分为供养像和遗像赞两类。

供养像，按其画的质地有画在丝帛上和莫高窟各洞窟的墙壁上。

画于绢帛上的。P4518（19）《千手千眼千臂佛》榜立施主，为一僧人，左题：“清信弟子大云寺沙弥海□律持金光明。”右题：“清信弟子三界寺沙弥友信持念大悲经并咒一躯，奉为龙天八部，永充供养。”P4518（2）号色绘佛像，下有一男施主香案。P4518（21）号佛像，两傍各立一侍者，下有施主像，手持香炉。P4518（22）号立佛像及题记。李正宇《邈真赞》（《敦煌文学》）：“从敦煌石室保存的实物得知，敦煌邈

真赞一般书写在邈真画下栏正中处，邈真画一般是绢质彩图，画幅为长方形，画面分布为上下两栏，上栏绘佛或菩萨、观世音尊像，或画十王变、观音变之类变相图。”下栏一般分而为三格：左右两格，一画菩萨，一画施主，或两格皆画赞主夫妇或父子兄弟像，中格书写邈真赞。李正宇认为这即邈真像。实际上这乃礼佛供养像。P3556《河西管内佛法主 赐紫邈真赞并序》：

“图真绵帐，同从来仪，……乃瞻依□丽，□于邈影，上接散花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两边画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如意轮菩萨、大圣文殊师利、大圣普贤菩萨等。”“上题灵像，永捧福田，下题形影，顶祷香坛。”这实际上是画像功德赞，且敦煌文书中仅此一例，别的邈真赞都没有记载画像上画有佛及菩萨。

画于莫高窟洞窟墙的。在敦煌莫高窟各个窟室的四壁壁画下端，佛坛下及甬道两侧等都画有大量的供养人，供养人前上方有题记。这些供养人有僧人，有官僚，也有普通百姓。他们有的是该窟出资建造者，或是当地的名僧达官。敦煌邈真赞中许多人物皆见于莫高窟供养人像中。如翟法荣、索义辨、张金炫、张怀庆、张善才、浑子盈、康通信、阎海员等。其供养人题记可补充邈真赞记载不足。

邈真像，即邈真赞所赞篇主之像，有同于现在的遗像。这些像基本上画于篇主死后不久。P4660《金光明寺 索法律邈真赞并序》：“奈何梦奠，交祸所钟，风灯运促，瞬息那容，绘像真影，睛眇邕邕，请宣毫兮记事，想歿后兮遗踪。”P4660《都僧政曹僧政邈真赞》：“年期八十，示同殒灭。……图兹影像，往来瞻谒。”《令狐公邈真赞》：“邈灵踪之影像，空祭拜于明魂。”《张兴信邈真赞》：“邈生前之影像，遗子孙兮瞻视。”P3556《河西都僧统汜福高和尚邈真赞并序》：“故我大师 图形留影，弟子固合奉行。遂慕良匠丹青，乃绘生前影质。日掩西山之后，将为虔仰之真仪。”P3718《张良真生前写真赞并序》：

“乃召匠伯，绘影生前，遗留祀礼，粗佐亏僭。”《马灵佺和尚写真赞并序》：“图形绮帐，俟荐他年。”《张喜首和尚写真赞并序》：“笔述难穷，绘真绵帐；四时奠谒，千秋瞻仰。”《张清通写真赞并序》：“图真绵帐，犹想可□；三时奠祀，不绝香坛。”从这些记载看，邈真像就是遗像，是供门人、宗亲、子孙奠祭、瞻仰用的，与供养像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些邈真像，悬挂于真堂之中，以便三时奠祭。P4660《王景翼邈真赞并序》：“痛临坟之哽噎，写真迹于真堂。”《张祿邈真赞》、《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沙州释门张僧政赞》、《张兴信邈真赞》等赞文中标明撰写地点：“题于真堂”，姜亮夫、颜廷亮认为是张球堂名^④，实误，当是影堂、灵堂更切合实际。另外在送葬时用。P2856《乾宁二年营葬都僧统榜》排合葬仪中有灵车、香舆、邈舆、钟车、鼓车、九品往生舆、生仪舆等，“邈舆，仰子弟□律师，智刚律师。”“生仪舆，仰当寺。”邈、生仪当与邈真像有关，很可能邈舆是安放被葬者的画像。九品往生舆可能是安放供养像的。由此推测邈真像就是在送葬时用以招亡人之灵魂送往葬地，是葬仪中必不可少的仪式。所以每当人年事已高即绘真像请人写赞。死后首先要办的就是为死者图绘真容，写歌颂死者一生业绩德行的颂辞；并写一方墓志。

邈真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来的一种特殊作品。应是图文并存、序赞兼具。但是在长期传抄过程中，特别是敦煌文书中保存下来的邈真赞是作为寺学学生们学习时的范文传抄下来的，所以前期（晚唐）的邈真赞仅保存赞文部分，后期（五代）序赞兼具。图文并存的邈真赞我们还未看到过，仅知道日本弋又博物馆藏绢画《张氏邈真像并赞》是图文兼具的文书。这也说明赞文与画像为同时所作。

关于部分邈真赞的定名。P4660《阎英达邈真赞并序》，原卷篇额作“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使持节瓜州诸军事守瓜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上柱国阎公邈真赞并序”，赞文称其为“元戎大将”，P3410《崇恩遗囑》后署有“表弟大将阎英达”，故这位阎公即阎英达。阎英达在吐蕃时任部落使，P3301《吐蕃时僧人分配布施名单》记载有阎部落使，《通鉴考异》引《实录》记载大中五年部落使阎英达与张议潮、安景旻遣使入朝，P3481《释门文范》记载大番部落使、河西节度、太原阎公，令参远问天朝，“制使回车，乃令贤郎君躬驱征轩，造谒明主而露肝胆，敷奉朝廷。”阎公即阎英达无疑。P4660《都教授毗尼大德炫闍梨赞》，陈祚龙认为P4640《先代小吴和尚赞》“除其题端暨作者署名与此有异以及全阙序文之外，余则实际相同。”①对照两篇赞文，P4640号无“孝过董永，慈母精晖”句，这不是无意阙文，而说明篇主根本不是一个人，吴和尚无慈母丧目复明这种事迹。炫闍梨指何人，据序文得知炫闍梨先住金光明寺，后住乾元寺，“慈母丧目，向经数年，方术医治，意不痊愈，感子至孝，双目却明，复经数年，方尽其寿幽。”此事又见P2807《释门文范》乾元寺大德“慈母冥而再睹”，S2729号记载乾元寺僧中有张金炫，莫高窟第155窟有张金炫供养像题名，其僧官为“释门都教授乾元寺沙门金炫”，炫闍梨即张金炫。陈祚龙看法有误。P4660《都僧政曹僧政邈真赞》，曹僧政卒于中和三年五月，从P2079、北图293、S5972、P3301号等卷考察，这位任都僧政的曹僧政，即曹法镜和尚。P4660《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撰写时间在咸通十年八月，据P3720号悟真告身第四件得知此都僧统翟和尚乃翟法荣，卒于咸通十年八月十四日。P4660、P2913《译经三藏大德吴和尚邈真赞》之吴和尚，乃吐蕃末期归义军初期在甘州修多寺、敦煌诸寺译经、讲经的吴法成。P4660《阴处士邈真赞》，据P4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阴处士乃阴嘉政。P4660《吴和尚赞》，此吴和尚曾任法律教

授，其卒年约大中十二年以前，由P3410号得知翟法荣于大中十二年之前已任都僧统，故这位吴和尚乃吴洪辩。据S1947号推测当卒于853年左右。P3556号第一篇无篇额，文中亦不载其香号，仅第一行有“河西管内佛法主赐紫”，故名之《河西管内佛法主赐紫邈真赞》，按同卷汜福高、陈法严邈真赞中皆记载其任僧统时曾带“佛法主”之号，故我们推测此乃895—902年出任都僧统之康贤照。S390号曰：“师姓汜氏，香号嗣宗”，故王重民、黄永武皆名之《汜嗣宗和尚赞》^⑩，按本篇有赞有序，撰写者为杨继恩，其作品集中于937—945年之间。序文称其为“河陇仁师，殊方教主”，“法门梁栋”，显然是P2040、P2032号记载944、945年左右之汜僧统。P3882号赞文一篇：“府君讳元清，字大静，即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承天托西大王曹公之亲外甥也。”王重民、黄永武皆名之《托西王曹公外甥元清邈真赞序》^⑪，当名之《府君元清邈真赞并序》更恰当。按曹议金有姊妹三人，分别嫁给阴善雄、罗盈达、张怀庆，三人邈真赞及罗盈达、阴善雄墓志铭中不载元清名。序文称元清主事武库及擢升宪位，“前任太常乐部，勾当不失于公方；教习伶伦，训海广能于指示。”P3490《于当居创造佛刹功德记》：“厥今有清信弟子押衙兼当府都宅务知乐营使张某乙，……善闲六律，调八音能降天神；不失官商，含五好而陈教礼。故得陪府主而降此郡，纵恣异常，受恩荫下，不阙晨昏，宁惭报得。”从“陪府主而降此郡”句看，当与曹议金有亲缘关系；从任职及通晓音乐、舞蹈来看，与元清相同；又功德记写于天成三年（928），元清邈真赞当撰于后晋，时间相去不远，两篇所记当为同一人。由此可以确定元清姓张，是张怀庆之子。研究P3808《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背面《敦煌琵琶谱》的学者，认为是梁幸德等人抄写的乐谱，但从目前考察来看，乐谱抄写在前，而讲经文抄写在后，且梁幸德从邈真赞看，不晓音律，一生主要行军作战、通使和负责敦煌治安，

而这个时期负责音乐舞蹈的乐营使是张元清，所以我们推测《敦煌琵琶谱》可能是张元清等人所为。

关于P4660号《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赞汇集》的排列时间问题。P4660号是敦煌邈真赞诸长卷中（P4638、P3556、P3718、P2482号）收集人物最多的一卷，拼合后有邈真赞三十七篇，从吐蕃中期到龙纪二年（890），其中有纪年者：第一篇（龙纪二年，890）、第二（文德二年，889）、第四（中和三年，883）、第五（中和元年，881）、第六（广明元年，880）、第七（广明元年）、第八（广明元年）、第九（乾符六年，879）、第十三（乾符三年，876）、第十六（咸通十二年，871）、第十八（庚寅年，870）、第十九（咸通十年，869）、第二十四（咸通八年，867）、第二十六（咸通五年，864）、第二十八（咸通五年）、第二十九（大中十二年，858）等，从年代排列顺序看，愈往前年代愈晚，愈往后年代愈早。没有撰写题记的各篇，撰写时间基本上随前篇年代。《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无撰写题记，粘连在咸通十年八月《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之后，翟和尚即翟法荣，卒于咸通十年八月十四日，故这两篇撰于同时。翟和尚赞之后是《释门索法律义辩和尚邈真赞》，亦无撰写题记，据S530《大唐沙州释门索法律义辩和尚修功德记》：“春秋七十有〔六〕，咸通十年岁次么年么月日坐终于金光明寺本居禅院。”这篇邈真赞当撰于咸通十年。由P4660号排列特点，可以推断出其他没有撰写年代各篇的大致年代。

五、碑铭赞与敦煌的历史

碑铭赞中详细记载了晚唐五代敦煌历史，这些历史又是正史缺载的，弥补了正史的不足。

吐蕃占领河西陇右以后，敦煌与中原隔绝，信息不能通达。786年吐蕃占领敦煌，是怎样进行统治的，仅根据《新唐书·吐蕃传》阁朝杀周鼎后，城守十年粮械尽竭，以“苟毋徙佗境，请